清史纂修

# 礼仪之争与阿美士德使团徒劳而返

[英] 艾贝尔 著 叶凤美 译

译者按: 本文摘译自克拉克·艾贝尔的《1816和1817年中国内地旅行与往返航行记事》(Clarke Abel: *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,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*) 一书的第三、第四章。艾贝尔是英国地质学会成员, 阿美士德使团的首席医官和博物学家。这部著作于使团返英的第二年即1818年出版, 其中包含有"最有趣的阿美士德使团到达北京朝廷的记载和对所访问国家的观察"。

离开白河口后的第三天, 即 (1816年) 8月12日的下午4点钟, 使团抵达天津。我们到达不久就得到通知, 阿美士德勋爵 (Lord Amherst) 将于第二天与清朝使臣和一位高级别的官员苏大人举行会议,[①] 会议之后赐宴, 勋爵的随行人员也被邀请赴宴。因此, 第二天上午10点钟, 我们列队出发, 前往会议大厅。正副使和随行人员乘坐轿子, 侍者、卫队、乐队则步行作为先导。

将近一个小时后, 我们到达目的地, 并立即被引进一间极为宽敞的房间。阿美士德勋爵、乔治·斯当东爵士 (Sir George Staunton)、依里斯先生 (Mr. Ellis) 和马礼逊先生 (Mr. Morrison) 被引进里屋与清朝使臣及其他官员商议事情;[②] 勋爵的随行人员则留在原地欣赏周围的物品。

大概过了两个小时, 阁下重新出现在宴会厅。[③] 毫无疑问, 他过了这么久才回来, 是因为在争辩礼仪问题。当中国人指着地毯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, 我们必须跪地叩头时, 我们怀着不祥的预兆注视着隔板。大使终于来了, 他告诉我们他打算遵行的礼仪, 性质类似于他有时在自己的君主宝座前施行的那一种, 即他应该鞠躬, 次数与清朝官员们叩头的次数相同。然后, 他走向牌位, 与乔治·斯当东爵士、依里斯先生和马礼逊先生一起很快到了牌位跟前站好, 使6位清朝官员站在了他的右边, 他的随行人员则站在他的身后。一个官员给出信号, 这个官员提高嗓门, 唱似的说了几个字,[④] 官员们就双膝跪地, 低下头, 叩头碰地3次, 然后起身。第二次、第三次, 信号重复发出, 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地跪下, 每次都叩头碰地3次。使团的使臣与随行人员则各自鞠躬9次。

礼毕, 阁下、乔治·斯当东爵士、依里斯先生被引导至为他们准备的设在右边的桌子就坐。同时, 主要的清朝官员们在左边的桌子就坐, 把他们自己安排在所谓的上位。[⑤]

第二天黎明, 我们起锚开航, 溯白河而上。

我们的船队走得很慢, 因为清朝官员一再来拜访阁下, 目的是为了迫使他遵行跪叩之礼。

8月16日早上, 大使与清朝使臣的会议结束后, 我们的船队非但不前进, 反而顺流而下, 停在了一个叫做蔡村的村庄前。早饭时,

[收稿日期] 2009-2-20
[译者简介] 叶凤美 (1945—), 女,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; 北京 100872

阿美士德勋爵告诉随行人员，他拒绝行跪叩礼，所以，使团很可能立即返回。我们因此得出结论，船队顺流而下是为返回作准备。我们很高兴地知道，中国方面得到了我们的船舰已驶离直隶湾的情报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中国人就不得不陪同我们穿过大陆到广州。

17 日上午，大使与清朝使臣又一次举行会议。会后船队离开锚地，再次将船头朝向北京开航。第二天（8 月 19 日）一早，我们继续朝北京进发，下午 4 点钟，抵达距离北京 12 英里的通州。

使团中的非官方人员得到了消息，跪叩礼问题将在通州作最后决断，他们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将迅速决定他们命运的这件事情。21 日下午，几位拜访阁下的清朝官员说有很高级别的钦差要来。我们吃晚饭时，得知来人了，大使立即准备迎接。卫队集合整队，乐队奉命在他们进来时奏乐。乔治·斯当东爵士、依里斯先生和海恩先生（Mr. Hayne）在院门外迎候，与此同时，阁下则在他的房间门前几步远的地方迎候。等了不长时间，他们就来了，共 6 位官员，都戴着或浅蓝或深蓝色顶子的帽子，其中 3 位的帽子上还有孔雀翎。他们带着一派无法形容的傲慢气度很快进入。他们急匆匆地走过在院门外迎候的先生们，不向他们回礼；也几乎不在意爵爷的存在，快步走进他的房间，不等爵爷进屋，他们就在上座落座。会议前的这一序幕预示着会议长不了。会议只持续了 10 分钟，结束时，清朝官员能被怎么轻蔑就被怎么打发。乐队不奏乐，卫队已撤离，原计划在他们返回时向他们敬礼也被取消。这些人的可鄙和专横给出了一种信号，也就是他们的皇上将怎样对待英王特使可想而知。

钦差确实是地位很高的人物，他们是和(世泰）与穆（克登额)。[6]这些人来教导大使演习正确的鞑靼之礼，不仅在觐见皇上时，而且在每次见到象征中国皇上的黄色布片时都要行这种礼。公爵看来倾向于用强烈的威胁性的态度来达到他的目的。

他们的使臣无礼貌地拜访我们之后的第二天上午，阁下由其他使臣和随行人员陪同，前往通州城中心的一个不大的官衙去拜访和世泰和穆克登额。

公爵在一个不大的厅里接见使臣和马礼逊先生，厅前是一个院子。作为惯例，不接待其他人员。他们可自行选择，或在院子里淋大雨，或在满屋难缠的中国人的难闻的气味中闷死。所幸会见很快就结束了。公爵坚持要行跪叩礼，而大使断然地加以拒绝。公爵于是威胁不让大使面见天颜就送他离开中国，阁下则表示已经作好离开的准备。不过，阁下拿出一封写给中国皇上的信递到公爵手中，信中说明他拒绝行跪叩礼的理由。公爵没有迟疑就接受了这封信，他好像愿意有这么一个台阶好让他降低他原先的声调。现在我们是否能访问北京的唯一机会似乎就看这封信了。在会议期间，公爵的说话声很高很果断，响彻整个院子。

我们访问之后的两三天里，阁下和公爵之间一直有联络，联络的结果怎样只有使团中的外交人员知道。但是，中国士兵的动作，以及关于使团里某个人的报告使中国政府感到不快，这两件事让我们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我们住处周围的士兵增加了一倍，并有告示贴出，警告中国人不要与陌生人讲话。中国人采取这些手段旨在影响爵爷的决定，想让他遵行对他们有利的跪叩之礼。几乎不必加以评论，这些手段是徒劳无效的。

27 日上午，阁下给公爵送去一份照会，斩钉截铁地声明他决意不行跪叩礼，并要求为他的离开作必要的准备。于是我们等着立即返回；同一天下午，我们亲眼见到了公爵来拜访大使，通知大使说，皇上有变通一下跪叩礼之意，按照他提出的条件办，在圆明园的宫殿里接见他。这真叫我们又惊讶又感到满意。公爵现在满脸微笑和举止优雅，并且催着要我们赶紧出发前往宫殿，而以前他是不想让我们去那里的。礼物和行李装车的命令立即就下达了，并明确了我们第二天起程。

一切终于准备就绪，下午 4 点钟，我们出发了。清朝官员骑马走在四轮马车之前，马车之后是轿子，然后是二轮马车，再后面是侍者、乐队、卫队乘坐的运货车，殿后的是我们的行李。清朝官员和士兵，或乘轿子，或乘马车，或骑马，或步行全程随同。全体人马以一般的步行速度前进。

大约 9 点钟，队伍停在距离北京 5 英里处

的一个小村庄。大使被引导至一所更像棚子而不像房子的建筑里，进了一间大房间，就是这间房间供使团所有人员和他们的马匹使用。房间尽里头，有一张长桌，供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使用；房间中央有长凳、桌子，供侍者、卫兵和乐手使用；就在不远处，马在那里吃饲料。我们这顿饭，有整只的鸡鸭，但是没有刀叉来切割，最后我们只好用手撕了吃，让一旁站着的人看着挺可乐。我们喝的是水和很上口的烈性酒。

吃饭耽误了大概 1 小时，阁下很乐意地接受了陪同的清朝官员提出的赶紧上路进京的请求。那些清朝官员，以广（惠）和苏（楞额）为首，[⑦]是他俩催促阿美士德勋爵，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很焦虑，解释为什么催促赶紧上路时，说因为九门提督在城门口迎候阁下。

大概 12 点钟，我们抵达北京城郊，发现这么晚了，真奇怪，中国人都没有睡意，路上挤满了人，人人手里提着小小的卵形灯笼，都想看一眼这队人马。

队伍前行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急着想快到城门口，但是却看到马车前进的方向不是朝着城门，心被猛地一击，我们的带路人在说谎，说什么九门提督在迎候我们，这不过是中国人说谎的一个例子罢了。

黎明时分，马车到达了著名的圆明园。

书本上描写的中国花园如伊甸园般的美景一一浮现在脑海，我在想象中尽情地享受。但是一想到欺骗、专横和亵渎，刚刚开始的好心情就全没了。

快到宫殿跟前时，见有一大群官员，其中几位身穿礼服的官员前来迎接大使，马车就停下了。前来的这几位官员中有苏大人和陪同我们的向导广惠，他们要阁下立即进宫殿。阁下一开始拒绝了，理由是太疲劳和病了，要求带他去为他准备的住处。但经他们三番五次地请求和保证，说只是留阁下用点茶点，阁下就下了马车，由他的儿子、乔治 ·斯当东爵士、依里斯先生和不多几位刚好在他身边的随行人员陪同，在大群官员的夹道中走向宫殿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多次企图将阁下与他的同行人员隔开，手段就是带着阁下走得很快，而其他人要赶上阁下，则不得不费劲地在人群中挤过去。最后，全部人员进了宫殿，都被塞进一间房间里，要是其他地方也都像这间房间的话，那真会令人猜想中国皇帝不过是个破烂王 ……这间房间长约 12 英尺，宽约 7 英尺，四面都有窗户，更确切地说，窗户上都装有窗板，就像船上的舷窗那样。屋顶上有纸质的已经破了的天窗。四周的窗板打开了，以满足低级别中国人员的好奇心，与此同时，一群官员和亲王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心涌进了房间里，几乎使人窒息。

阁下一进屋就一屁股坐到长凳上，一路劳累、整夜等待和心情焦虑，真叫人筋疲力尽。所有的人都照他的样子假装闭眼睡觉，想摆脱中国人的无休止纠缠，但是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们需要休息。我们到达后没几分钟，苏大人来了，对大使说，皇上要见他和其他使臣。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，因为劳累、有病，和必须的礼服还没到，使他真的不可能按照皇上的要求办，并且要求中国皇上允许他那天休息，同时请求带他去指定给他的下榻处。爵爷的理由不被接受。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以皇上的意愿来催促，好像没有被拒绝过似的，阁下则坚持一开始就说明了的理由。苏大人的做法受到广惠的强有力的支持。不过，发现他们的恳求无效后，他们退出去了。但是紧接着，和世泰公爵带着一股决断的气势进来了，他走到大使跟前，重复皇上要见使臣，并补充说，只要求使臣们按英国的礼仪行礼。当他得到与苏楞额和广惠所得到的同样的回答之后，竟粗鲁地抓住勋爵的胳膊，同时召唤身边的清朝官员帮他一把。清朝官员听从他的召唤，起身向前。为了让大使摆脱他的粗野的突然袭击，不等清朝官员们接近大使，我们就行动起来，向大使靠拢。这一突然的行动阻止了公爵，也警告了他的随员。公爵松了手，他的随员们也一脸惊愕地后退了。爵爷摆脱了公爵的强抓之后，以最坚定和尊严的态度抗议他所受到的侮辱，声明必须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独立的君主的代表来对待；宣布休想用强制手段把他带到皇上面前。公爵立即变了说法，尽力把我们认为是强迫大使离开房间的企图，说成只是中国人对一个不能行走的人给予的帮助，并补充说，一个病人自己哪有主意。还极力用劝导的态度，恳

求爵爷觐见皇上。他说，皇上只是想看见他到了，不会扣留他的。劝导，如果说一开始用或许能奏效的话，现在也太晚了。公爵的目的没有达到，极不高兴地离开了房间。

于是阁下对我们这些亲眼见到他的遭遇的人提出要求，说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，告诫那些携带武器的人，不能使用武器来制止。我们的反应在这一时刻不是很乐意的。我们不能不意识到，我们落到了一个专横的、反复无常的政府手里，这个政府的大臣们占有最有利于他们的制高点的企图被挫败了，他们显然不再受什么礼貌、谦恭的约束。尽管我们满腔义愤，但是当大群的太监、官员、亲王出没房间不断地烦扰我们时，我们还是克制住了。尽管马礼逊先生最强烈地要求他们讲礼貌、讲礼仪，他们还是逼近我们，最无礼地站到我们跟前，盯着我们看，他们甚至想要斜倚在长凳上的大使站起来，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些。显然，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一种没见过的动物，好奇地对我们进行观察，并不把我们作为应给予文明待遇的人。他们看起来还猜想我们可能完全不会伤害他们，而如果他们再次企图达到他们先前的目的，他们就会发现英国人并未被训练得不反抗专横的侮辱。

我们的沉思被来自公爵的信函打断了，公爵通知爵爷，觐见皇上的安排已取消，并邀请爵爷到他的房间去，那样可以摆脱拥挤的人群。爵爷看着这封邀请函，心想邀请是假，把他拖到皇上面前是真，立即就拒绝了。很明白，如果他能去公爵那里，那么他的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见皇上了。当得到拒绝的回答时，和世泰失去了耐心，又来见阁下。这一次他非常有礼貌，并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说法来引诱大使迎合他的意愿。他的纠缠太叫人怀疑了，不能照他说的办。他未能达到目的，再次离开房间。之后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给阁下递送信息，烦恼阁下，而他得到的回答总是“大使愿意前往为他准备的房子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信息来得不那么频繁了，然后就完全没有了。原来聚集在宫殿前的清朝官员和士兵奉命解散。很快大使得到通知，他可以去他自己的房间了，并且将有御医去给他诊治。

爵爷立即离开宫殿，挣扎着前往他的马车，马车是停在我们下车的地方的。起初，最大的困难是穿过包围着我们的中国人。几个士兵，挥舞着鞭子，企图开出一条通道，但是因为他们的鞭子只朝地甩，他们的努力白费劲。不过，我们身边有更有效的援助，公爵就在离我们不远处，见我们受阻，抓起一条鞭子，狂怒地朝他跟前的中国人抽去，迅速地为我们开辟出通道。身穿礼服的三六九等的贵族们，使劲地相互推搡着尽力逃离他。于是我们很快到了为使团准备的住处，在海淀的一个村子里。[8]在那里，见到了我们的同伴，他们是被人故意地与我们隔开的，对于我们的失踪，他们感到困惑。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。

承诺的御医很快就来为大使诊疗。这位先生，看起来已过了中年，穿着官服。他在爵爷的双腕上把了脉，说可能是吃了中国饭，胃里不舒服，建议休息并服用催吐剂。然后他就退出了。此人向皇上的报告，起了实质性的作用，这可以从以后我们所受的待遇看出。

供使臣们下榻的房子相当舒适，房子本身和周围环境都很好，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可尊敬的陪同人员之一乔大人的邸宅，乔大人现在在中俄边境。

吃了一顿丰盛美味的早餐，我们出去寻找可供我们欣赏周围景致的休息地。我们一夜赶路，实在太累，不等我们的帆布床卸下，就倒在长凳上或椅子上，沉沉地睡着了。但是几乎还没有开始做圆明园美景的好梦，我们就被赶紧准备的吵声喊醒了。这次是要我们立即准备回通州。因为大使拒绝觐见，皇上发怒了，下令我们立即离去。张（Chang 的音译）来传达谕旨，很快又来了一个官员，他的语调很高，手势很专横，叫喊着要见主要的翻译。马礼逊先生出来了，那位神气活现的人说：“我是信使，从九门提督那里来，九门提督是北京九个门的总管，帝国最高的军事长官，统率一百万人。他下令立即离开他管辖的地区。”[9]这样一道命令没有被完全拒绝，我们于是准备离开，但是不能如中国人所愿，因为使团中的远征队不都走。中国人提出来，让我们先动身，他们随后为我们押运行李。但是他们无法诱使阁下立即出发，直至阁下对每一件从车上卸下的物

品再装上车感到满意之后，我们才起程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们到达北京。

大约（半夜）12 点钟，使团的很多人淋着大雨停在一所房子前，前一夜，就是在这所房子里，我们受到过怪怪的招待。现在我们既无遮挡，也无食物，只好躲在马车里。车停了约一个小时，我们睡了一会，然后又起程赶路。凌晨 4 点钟，我们到达通州，回到船上感到很高兴。船，在我们当时的境遇中，就像家一样吸引着我们。原先供使臣们下榻的房子都闭门拒绝我们……

我们多少恢复了一点体力之后，回想起过去两天里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真觉得像大梦初醒一样，而不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什么。无法用任何可能的因果线索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。我们只能推测，我们被这样赶着来去匆匆地往返圆明园，并受尽侮辱和不便，只是为了遂那个反复无常的暴君之愿。估计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是徒劳的，还是这个暴君，可能再一次凌辱我们，或许也可能要我们觐见。

入夜前，我们的担心某种程度上缓解了，因为有可靠消息说，皇上从他的大臣那里得到了大使拒绝觐见的真实原因，对自己草率地打发了使团有悔意。第二天一早，这一传说因苏和广的到来而被证实了，他们带来了皇上给摄政王的礼物，包括一柄白里透点绿的玉如意，一盘玛瑙朝珠和一些别的珠子，还有几个刺绣的丝质荷包。作为回礼，他们从英国的礼物中挑选了英王和王后的肖像画，汤卡斯特 (Doncaster) 的赛马图，几件铜版印刷品，几幅中国地图。这真是符合之后的一道谕旨所说明的“厚往薄来”之意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马礼逊先生得到了相关的书面信息，上面说皇上并不知道我们整夜赶路的情况，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觐见皇上穿的礼服；只知道英使拒绝觐见的唯一借口是大使生病了。对此，有理由推测中国医生把大使生病说成是装的。还说，与使团有关的所有中国官员都被降了级。降级的事之后被证实了。

我们在通州，从 8 月 20 日待到 9 月 2 日。

---

①阿美士德勋爵，英国使团正使；“苏大人”即苏楞额，工部尚书、镶红旗汉军都统。——译者

②乔治·斯当东，英国使团第一副使；依里斯，英国使团第二副使；马礼逊，英国使团翻译。——译者

③阁下（His Excellency），指阿美士德。原作者称呼阿美士德时，还用大使（Ambassador）、爵爷（His Lordship）、勋爵（Lord）等。——译者

④贝尔先生（Mr. Bell）说到在北京的俄国使节在皇帝面前行礼时说，礼仪官站在一旁，用鞑靼语“Morgu”和“Boss”发出指令，第一个字的意思是“跪”，另一个字的意思是“起”。这两个字，他补充说：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”。

⑤迪·圭讷司（De Guignes）说：“关于座位，汉人以右为上，而满人以左为上。”我们没有机会来证实此说。我们在中国时，在礼仪场合所观察到的，每次都是以左为上。

⑥和世泰，皇舅，理藩院尚书，原作者常以“公爵”称呼之；穆克登额，礼部尚书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。——译者

⑦广惠，长芦盐政。英国使团船舰抵达天津口外时，他奉旨至大沽照料。——译者

⑧原文为“in the village of Hai-tcen”。“Hai-tcen”在其他相关英文著作中有拼为“Hai-teen”的，故译为海淀，而从地理位置来看，也应为海淀。——译者

⑨这位传令官没有严格地按照命令是什么就传达什么，而是趁机对大使的行为表达了一番自己的看法，他说：“大使太无礼了，你们的王是可敬的和恭顺的，你们的大使可不是，他的言语大不敬。皇上将写信给英王指责他。”当告诉他大使只是请求中国皇上仁慈地延迟一下觐见时间时，他声称：“天国礼仪，岂可擅改！”“现在没时间谈礼仪”。他冲着马礼逊先生说：“我被派来这里没有什么别的目的，就是叫你们离开。”说完就和其他人一起走了。